

□ 何申

□ 刘庆邦

亲近汉水

也许小时候老在水里扑腾的缘故,或许我的天性中含有某种和水相投合的东西,反正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见到好水,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游一游。夏天,我在宁夏的沙湖里游过。初秋,我在贵州的赤水河里游过。在明月高悬的夜晚,我独自一人悄悄走进了云南玉溪的抚仙湖。同样是夜晚,我在海南三亚的大海里也游过一番。更有甚者,有一年去希腊,我和朋友们竟在一大早扑进爱琴海里去了,并伸展双臂,在著名的爱琴海里欢呼。

俱往矣,数来数去,恐怕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2014年7月在襄阳期间投入汉江的一次畅游。

历史上,襄阳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被民间誉为“铁打的襄阳”。我理解,所谓“铁打”,无非是说襄阳古城铁桶一般,固若金汤。到了襄阳我才了解到,从根本上说,襄阳的坚不可摧,五行中主要靠的不是金木火土,而是水,不是城,而是池;习惯上说是“铁打”,实际上是“水造”。也就是说,襄阳的不可动摇和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有源头活水来”,得益于汉水这个天然优势。

襄阳的水系是够发达的。浩浩荡荡、碧波万顷的汉江穿城而过,源源不断地给这个城市注入着活力,并使这个城市充满钟灵毓秀之气。与汉江相连的,是襄阳的护城河。襄阳的护

城河最宽处达250米,平均宽度180米,据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宽的护城河。在

襄阳几天,我们远望是水,近观是水,抬眼是水,低眉是水,仿佛水一直与我们相伴相随。这天傍晚,我们从一个城楼上下来,沿着城墙内侧一道石阶砌成的斜坡,一直走到汉江的水边去了。江面宽阔,江水很清,江面升起阵阵清凉的气息。这时我的念头升起来了,能下到水里游一游就好了。我看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在江水里游泳。这表明汉江是开放的,人们是可以下江游泳的。我还看见,就在我身边,一个年轻人正驯导他的一只大型宠物在江水里游泳。年轻人的办法,是奋力把一只小皮球扔到江水里,让宠物游过去,把皮球叼回来。如此循环往复之中,大概宠物觉得有些单调,也有些疲倦,当它再次把皮球叼回后,不愿再撒口,并水淋淋地往岸上走去。年轻人不答应,他从宠物口里夺下皮球,又一次抛入水中。目睹此

景,我有点同情那只宠物,也有点羡慕那只宠物,真想跳入水中,替宠物把皮球取回。

晚上,汉江两岸的灯火亮起时,我们乘上游轮,在江上穿行。船行带风,鼓动着我们的衣衫,吹扬起我们的头发,让人神思邈远,生发思古之幽情。在我的想象里,住在襄阳古隆中,一向乐水的智者诸葛亮,是在汉水里游过泳的,对汉水的喜爱有加的李白,是在汉水游过泳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写出“遥看汉水鸭头绿”的诗句,不会把汉水比喻成满江美酒。在

襄阳长大,名号前冠以襄阳的大书法家米芾,是在汉水里游过泳的,以“米颠”狂放不羁的性格,他的泳当是裸泳。写过《春晓》等著名诗篇的孟浩然,就更不用说了,他生在汉水边,长在汉水边,汉水就像是他家门前的一条河,他不到水里打打扑腾,简直说不过去。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拘着,眼睁睁错过到汉水里一游的机会?千万别忘了,享受

水,也是人类的一大享受。水,是生活的必需,也是生命的必需,享受水,是生命的一种本能。古人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

我游泳没受过专业训练,完全是野路子。我觉得这样挺好,游起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比如说我喜欢仰泳,游一会儿,就仰躺在水面休息一会儿。这时候,我的两只耳朵浸在水里,一切尘世的喧嚣都被屏蔽,耳边只有哗哗的水声。我的两眼望着天空,望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觉得离天空越来越近,似乎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感叹汉江真好啊,待在水世界里真美妙啊!以致上得岸来,我仍觉得未尽,意犹未尽,对着江面长啸了几声。

是的,像汉江这样的好水不多了,能让人下水游泳的江河湖塘变得越来越少。据报载,现在衡量治水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当地领导敢不敢下水游泳。这表明,下水游泳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成了一种奢侈。

我想,我要是住在襄阳的话,别的事往后放放,每天先到江里游一通再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襄阳人的生活是奢侈的。而我只是襄阳的一个过客,到汉江游泳,一辈子也许就这么一次吧。

忽闻汉江之水很快就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调到北京,调到北京的宝贵汉水也许不能供我们游泳,但如果每天能喝到汉水,精神上是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没心没肺

我的外孙,小名叫大林子,今年小学毕业。前些时归来兴奋异常,说毕业典礼上女同学都哭个稀里哗啦,男生则高兴得炸成一团,老师说我们是些“没心没肺”的家伙!我说六年了要离开学校留恋不?大林子说,“留恋?六年啦,可累死我们了,终于要离开了……”一句话表明,虽然六年级,其实还是孩子。

早年间初小是四年级、完小有五年制的,六年级就是正宗的小学毕业。一般人家能把孩子供读下来,就相当不简单了。我父亲15岁外出“住地”(东北学买卖当店员)前,才读了三年冬学(农闲读书),去了掌柜的问过书吗?答念过三年。不赖,那就帮着记账吧。好家伙,跟招个本科生似的。就凭那三年冬学,我父亲受尽苦累,最终也熬成掌柜(经理)的。文革把他划到资本家行列,说他幸亏念了三年,革命群众眼睛贼亮,说没想到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这要是念了六年,一场批斗就完啦。”

我是1964年在天津小学毕业,那时没有升初中一说,得考,考完报三个志愿,再写是否服从分配,跟考大学一个程式。考上就上,考不上再不服从分配,就回家待着。天津作为直辖市,新建不少中学,我们争的是去如十六中(耀华中学)、一中、女一女四等名校,一旦被什么道什么路中学录取,就很没面子。家长也会数叨:“瞧瞧你姐十六,你哥一,你呢?考这破学校,将来也能蹬三轮。”

太伤自尊了,但当时的家长少有温存的,不动手给你两下子,就算不错了。而且,知道逼你要考个好学校,还都是有点文化的家长,换了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的,没考上?正好:念什么念,找活干,挣钱去吧。

大城市如此,中小城市更不必说,承德市是原热河省省会,说来也是北方重镇,但市区早年也不过有一中二中几个中学,考上实属不易,我老伴家左右邻居我也都熟,闲聊起来才知,好多人学历最高就是小学毕业,有俩“牲口”(爱称),才念到四年级因为打架被开除了。问不上初中干什么?答:挑沙子。即去河边沙场当小工,往岸上挑沙子,挑一方多少钱。那可是苦活累活,没人愿意干。但日子困难,你是老大,一帮弟弟妹妹,明明能上中学,想说父母太难,算啦不念了,挣钱养家吧。俩“牲口”呢?不念书在家干吃?不行,干活去吧。日后,有的进工厂学徒,有的跟谁学手艺。白铁社,裁缝铺,烧饼炉,烧饼炉前是个个体,十来多岁的孩子,正好跟大人学起。我一朋友现在是一级演员,问怎么想起学戏,苦笑;小学毕业,听说戏校管吃管住,能给家里省出一个人开支,就去了。如果是女孩子,个子高些,就去哪个商店卖货,男孩子矮壮,进饭馆先打杂,将来学厨师……

《城南旧事》里小学生毕业,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俨然一群心忧天下志在报国的热血青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毕业生,起码也是“懂事”的大孩子;现在的小学毕业生,女孩子发育早心细手软,想想就要与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分手,眼泪就流下来;男孩子光想考完试要大玩一场,哪里还有心思去动情感。

不过,我倒觉得男孩子有时有点“没心没肺”也挺好。像我家大林子,这小学六年,跟斗把式地下来,平时挨批评挨罚无数,但练出了很强的“抗击打”能力,还练出了到关键时刻不掉链子,考试成绩总比预料的要好许多。我想,将来他走向社会,就能较快的适应环境锤炼成长。

其实,老师说他们“没心没肺”,也是喜爱的另一种表示。现在这里小学的班主任一跟就是六年,比家长与孩子接触时间都长,学生哪能真的没心没肺没点情感,只是男孩子性格所使,不会表现出来罢了。大林子期末考试那天还要去做卫生,我说都要毕业了还做?大林子说:“这不还没毕业吗,就得做,还得做好。”

遥想五十年前,我班六年换了七个班主任,其中一位壮汉武功盖世,不动手不说话;一位慈祥大妈,整天迷糊教算数;还有一位闽南口音,整堂课他嘴不闲着,我们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幸亏没有毕业合影,没有毕业典礼,估计要是又有人哭,哈哈,那没准才是没心没肺。

静品喧哗

早先听北京的票友说,是不是行家看相互之间的交流谈话就一目了然。据说专业人士在台下幕后交流活动中,击掌、喝彩之余的大多数时间从不高声喧哗,即便无“角儿”表演的时候,私下沟通也是听者竖耳,言者细声,口耳之间尽可能地保留最小缝隙。这在心底有私的人看来就像是有背着自己的阴谋诡计,其实并不是那样,票友说是文化的修养,大家已经习惯了不影响另外的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

具体的场景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就知道了,这些年来阴差阳错地一直没有机会窥视专业票友聚会,等到再想起来才发现身边的票友也走散了。不过票友的叙事却顽强地驻留了下来,一些时候听到人们传说出洋的国人高声喧哗让洋人皱眉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票友,觉得不管怎么样,谁会像演讲那样传达耳语呢?再加上专学有术的学者认为,国人一向善于直接表达,以此推而论之,按理也不会旁若无人的泄露私人谈话的秘密。

想象先不谈了,老实说具体情形如何确实没有细究过。前日一个人去路边小餐馆吃饭,闲来无事,呆坐着就不免东张西望,看见墙上电视里有戏服晃动就起了“喧闹的耳语”,这可好,耳朵立即就跟着混乱起来。

环视餐厅,可能因为不是饭点,就餐的人并不多,右边两三米开外有两桌,一桌4人,5人的另一桌紧挨着,左边有4人分两桌,相互之间还隔着有两三米,距我至少有5米,再往前面看,更远处还有三四个人分散落座。据观察,加上背对我的人,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听者,想不到就那么几张嘴竟然会发出如此嘈杂的混响。孤独的我既然没有人可以倾诉,想到私人谈话之声那么洪亮,干脆试着做个倾听者偷听一回也许不错。

我右侧身,看着最近的几人高声的样子竖起了耳朵。只见5人组随着半挽裤腿的斯文男士瞬间仰头大笑起来,伴随着他嘴里飞出的东西转向4人桌,背对的戴眼镜男士也在张合大嘴,尽管口中的食物已经变成了没样的、有点恶心的黏糊

混合物,但眼镜儿似乎并不急着下咽,面对眼镜儿的美女半低着头,忽地脸上好像接着了斯文男士的飞出之物,抬起头来可见眼镜儿开合的大嘴,估计就没往远处想,一抹脸拿起酒杯,4人碰杯一饮而尽。看到酒杯聚会都溢出了液体,我奇怪怎么没有听到玻璃清脆的碰撞声音。何止碰杯声,其实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我猜想组之间可能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除非他们也像我一样想尝试一次偷听,大家要真那样可能就安静了。

想到自己也算是个喜欢安静的人,认真偷听的结果居然只是无数只苍蝇的嗡嗡交响,突然之间觉得心里有些烦躁。忍住了失望烦乱的情绪,叫过服务员希望能劝诫滋扰俺的喧哗,结果她告知说不妥,看眼神似乎觉得我不该私自地干涉别人的谈话,这使我有些义愤,转身而迁怒上菜的时间过长;我感觉确实等了很长的时间。然而我是个有修养的人,不能空口乱说,拿出手机准备证明抱怨有据,却发现有电话进入。赶紧接通,除了嗡嗡之声,完全听不清电话中要表达的意思。

出餐厅才知道来电已经是第三次,我只好道歉解释,朋友宽仁并不介意,说完正事接着说这才叫自由,如果我愿意,一个人也可以在里面高声吟诗唱歌,“西方有这种自由吗?没有。”末了朋友说。

也不知道朋友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这样想,总之照这种说法一定不太妥当,那样非冲突起来不可,就像广场上的大妈们那样,要是谈兴浓厚的就餐人士认为是我无理干涉他们的自由,谁知道会不会出乱子。或者可以寄望立法解决这些琐碎的冲突,问题是这等事情也要颁布法律来干预,真不清楚道德是不是还有寄身之所了。

忽然间我惑起票友说的他们的圈子,这是个小圈子呢?还是可以是个大圈子?毕竟票友的团体都是熟悉的人,就像是亲人、朋友相聚,陌生人之间大家还会那么互让、尊重吗?也许会,因为有学问的人都说华夏是文明礼仪之邦,大约是人们不小心把有些东西随意扔掉了,也许明天能够找回来,也许不能。

我啊,就别去“吟诗唱歌”添乱了,权当是静静地品味一下无序的喧哗,至于“自由”,我知道那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拿到的特别礼物,但她不是给我一个人的,也不是给谁的,而是给所有人的。

才月的本名应该叫艮德厄斯丽,萨仁高娃(音译),蒙古族女孩,她身上唯一的少数民族气质大概就是她告诉我们的这个蒙古族名字和她略带青藏高原的大嗓门,虽然她也会用台湾腔讲那些哆嗦的话。一身紧致背心加破洞牛仔裤的打扮透出几分学生没有的成熟与苍凉。才月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许是遗传她学音乐出身的妈妈强大的基因,又或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的特质,总之她能飙很高的长调。

才月让我们都叫她才哥。宿舍一共6个女孩,刚走进象牙塔的高生们对大学里的一切好奇又胆小,才哥说,她可以保护我们。

起初,我们很高兴地叫她才哥,窃喜以为在大学里有个仗义的“大哥”罩着我们踏实。慢慢地,我们也逐渐熟悉起来,了解到原来才哥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一直靠母亲微薄的收入生活,因此当我们买了手提电脑,换了手机时,才哥还在为一个不到千元的旧台式电脑在电话里跟她爸爸磨皮子,因为妈妈支付不出这笔钱,而再婚的爸爸又不想拿钱给她。才哥说这些话的时候,嗓门没那么大了,也一改平日嬉皮笑脸,低头玩弄着自己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美术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丹青中国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美术作品展”9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承办,是以美术作品反映“中国梦”主题的大型综合展览。这个展览是展现百年中国经历沧桑与复



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

赵春青画

情节虚假、粗制滥造及其他

某些抗战题材的电视剧,由于许多情节过于虚假,甚至违背基本常识,肆意“神化”,遭到观众的批评、抵制,闹得政府文化主管机关不得不出来加以纠正。据报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日子里,许多抗战剧“走下神坛”,靠近真实了。这固然是个好事,但在笔者看来,仅仅“去神化”还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粗制滥造、情节虚假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抗战剧中,它几乎成了许多电视剧的“通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某些电视剧的制作者违背了尊重历史、还原生活的原则;另一个原因是,编剧们对这些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显然很难驾驭这个题材——编导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是“吃力不讨好”的;而那些年龄至少差了一辈的演员,则根本无法体验知青情结,以至于“去神化”的结果,只能是表演而已。

由此想到北京人艺当年的那些“大腕”们创造的舞台典型。话剧《茶馆》中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首先出自熟悉他们生活的老舍先生之手,又为底蕴深厚、要求极严的焦菊隐先生所肯定。演员们更是依照分配的角色,一头扎到自己要扮演的人物群中去体验生活,即使是在表演功底扎实的“大腕”也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之先生为了演好王掌柜,仅人物小传就写了一本……如此,何愁不留下经典之作?!

我们才发现其实她是不懂得打理自己的生活,她总是在月初的时候非常大方的请朋友出去吃饭、唱歌,月末就开始了“节食减肥”。这样看来,才哥其实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又好面儿,喜欢在朋友面前逞强小威风。

大学头一年,几个兴奋的女孩子最喜欢睡前夜谈,谈自己纯朴又青春萌动的高中生活,谈自己暗恋的男生,也谈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才哥的过往在我看来最神奇,她说她曾遇到一个富家公子,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她为他挨过一刀,因此那人也最珍惜她。一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听故事,可听着听着,质疑声不断了,她的故事与小说里的桥段无二,既俗套又不切实际。最后大家开始睡了,黑夜里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是否因为谎言被拆穿而

变得绯红,但才哥一直坚持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即使后来我们又曾有意无意地揭穿她,可她就是死活不认账,她坚信她就是小说里的那个女主角。我想,她是希望成为小说里的女孩子吧,被人宠着、疼着,可以不为生计发愁,可以有矢志不渝的爱情。因为这一切在现实生活里,她没有,她没有见过父母至贞的感情,她没有骄人的家庭背景,她的那些小虚荣、小浪漫找不到落脚地,只能寄托在梦里。

这件事情以后,又或者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我们越来越觉得才哥的精神有点问题,她的思想总是游离在现实之外,遇上台湾的交流生,她就变成了台湾的哆妹子,碰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她的话里又夹杂了很多英文单词。尤其是大二之后,我们也逐渐从青涩走

向成熟,渐渐习惯了大学的生活,上课、自习、社团活动、逛街……充分地享受着既没就业压力又丰富多彩的青春。才哥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她总是夜不归宿,上课次数更是寥寥无几,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过几次,都没能收回她的决心。

终于在连续挂科、旷课,又夜不归宿之后,才哥被老师劝退了。她收拾东西搬走的那天,我又见到了她的妈妈,这是自入学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妈妈,瘦小的身材,她始终没有责备才哥,只是在低声与她女儿交流着该收拾哪些东西。披肩的卷发遮住她大半个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是伤心、是悲愤抑或平静?大概他们母女早已习惯了多舛的命运,不再悲伤流泪了。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才哥。一晃毕业7年了,前几日,几个室友难得相聚,说起大学的“青葱岁月”,不知哪个突然问:“你们见过才哥吗?”几秒钟沉默之后,大家纷纷摇头,回忆起大学时才哥种种的“神奇”与荒诞,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迷惑,那个内心满怀美好的希望却一次被现实抛却的才哥,现在在干什么呢?

安顺石油分公司开展“品味读书会”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建设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中石化贵州安顺石油分公司开展“品味读书会”活动,为一线员工推荐好书。

据了解,该公司借助“职工书屋”和加油站、油库等基层“职工书柜”平台,通过网络收集最新书籍信息,定期为员工推荐好书,同时

要求会员们在读书分会的QQ群和微信群平台上分享自己推荐的理由和真实阅读感受,以此激发员工们品味书香的热情,享受阅读带来的生活乐趣和精神“财富”。该活动不但方便一线员工挑选好书的实际需求,还让更多的好书流向基层。

(曹顶云 王强)